萬牲園與忠信堂

（滄□）

顏牧師疏通議員、請他們在萬牲園大嚼了一頓、誰知不請猶可、一請之後、反惹動了多數的議員、大光其火、原來這一班議員、自從賄選了曹老三之後、人家都罵他們是猪仔、他們自己心裏、也未嘗不很明白、這一回顏牧師請客、那裡不好請、却偏偏要請他們到萬牲園去、萬牲園是什麽地方、這不是老老實實的把他們當做猪八戒的灰孫子看待嗎、這也難怪議員們要大光其火了、顏牧師究竟太老實、辦辦外交、講講耶穌、是他的拿手戲、做官的本領却不行了、連個議員老爺們的忌諱都不知道避、他還能做什麽國務總理嗎、

後來顏牧師也自己明白過來、知道這一回的請客請僵了、所以趕緊第二回大請客、地點改在忠信堂、這忠信堂的名目、又忠又信、兩個都是好字眼、當然是再好沒有的了、誰知又有幾個促狹鬼、從旁挑眼、他說這忠信的名目、很有些像梁山伯的忠義堂、顏牧師在忠信堂請客、簡直是暗暗的把那一班立法機關神聖不可侵犯的議員老爺、當做了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的強盜大王、這們一說、一部份的議員、頓時又不高興起來、所以直到現在、顏內閣依舊不能產生、大概一小半就壞在那兩次請客上了、平心論之、議員賣身像猪仔、要錢像強盜、這兩層可算得是國人公認的了、顏牧師雖然挖苦議員們、但是他對待議員的眼光、究竟一次高似一次、第一次當他們猪仔、是一種畜類、第二次當他們強盜、雖然行然不正當、總算是人類不是畜生了、議員還要不滿意、難道想叫老顏把你們當做祖宗看待、一塊塊的活牌子供在他家堂裡嗎、我倒替顏牧師有些抱不平了

□新騙術

（周嗟峨）

本年某書局、登一廣告、略謂本局現欲招請畫師一位、擔任廣告畫件、薪水從豐、願就者請先寄自繪畫水彩鉛筆畫各一張、合則作覆、不合恕不退還云云、予友王君、素擅丹青、時適賦閒、乃擇平日繪就之佳者兩幅、由郵寄往、靜候旬餘、未見回音、以爲不合格也、亦不介意、數月後、于予他友案頭、見有該書局新出版之名畫集閱之、王君所寄之畫、亦得與焉、方知該局所謂招請畫師云、特藉此以掠騙畫件耳、世風日下、欺詐之計百出、令人墮其術而不知、良可慨也、

□反牡丹

（老衲）

某小報有『牡丹』一篇、戲爲反之、阿諛言富、當合公論、綠牡丹爲南方旦角之第一流、白牡丹爲北方旦角之第四等、北方後起旦角、（蘭芳其一等也、豔秋小雲、其二等也、翠花琴心、其三等也、白牡丹不如翠花、當列四等）、綠牡丹由京回申、藝乃大進、白牡丹由申回京、名愈不彰、（白在京無人齒及、其名尙不如李如香）、綠牡丹爲文人學士所稱道、白牡丹爲販夫走卒所歡迎、綠牡丹得王瑤卿吳彩霞之指導、白牡丹竊陳桐雲餘蘭芬之皮毛、（綠師瑤卿、人所共知、破衲乃云白師瑤卿、余固未之前聞也、）綠牡丹在京之日、潔身自好、不隨流俗、白牡丹來滬之前、……（琴師孫九、嘗爲白操絃、爲余言白秘史甚詳、茲特諱之、不欲汚我筆也、破衲云白品高尙、令人失笑）、編者按捧一人而力抑他人、必引起反感、最爲無聊、綠白兩黨、若開筆戰、則某小報破衲一篇、實爲之厲也、天下從此多事、我儕則又有好戲看矣、編者戲識、

□趣柬

近日快活林聚餐會同人接到趣柬一封、爲披露如下、

俠客値耐本六月、農翁要改七月中、午時太陽像火燒、所以提早十點鐘、先到廟裏或撲克、遲至碗底留心空、菜肴一律家常菜、如要點菜德律風、聖母院路第□號、對門米鋪理髮鋪、電光雜誌編輯所、過時招牌尙留蹤、恐怕先生難尋找、特此呈奉地理圖、車夫若把迷途失、可詢站崗名巡捕、倘然推託不前來、莫大俠多開空怪、郵票尙餘數百枚、怪肉纏繞不放鬆、

□□先生台電 火車老客空開

大俠一鞠躬、二鞠躬、三鞠躬

□愛晚軒詩鈔

（楓隱）

□賞菊

黃菊放深秋。綁霜枝逾挺 明月照東籬。滿地亂花影 吾非陶彭澤。麴蘗已久屏。愛其隱逸姿。未飮先酩酊。床頭一卷書。案上一壺茗。夢與花魂游。醒把花香嗅。與訂忘言交。菊花倘首肯。

□銷魂詩話

（鄭逸梅）

古來不乏豔詩、惟多所顧忌、難得流傳耳、茲見天祿識餘云、唐高宗造鏡殿、武后意也、四壁皆安鏡、爲白晝秘戲之需、因劉仁軌諫、立命剔去、帝崩後、復建之、楊廉夫詩、鏡殿青春秘戲多、玉肌相照影相摩、六郎酣戰明空笑、隊隊鴛鴦漾綠波、讀之如披裸國圖也、朱天目憐心集、個人云、個人第一是仙源、細草生香鳥不喧、領略溫柔風景好、十分春色水潺湲、又艷詩云、那得隋宮九曲屏、假紅倚翠已忘形、丁當若個聲宜緩、怕有雛鬟隔壁聽、龍涎親向帳中焚、繡被濃熏覺體芬、底事要防儕輩聲、斷雲零雨不堪聞、再到巫山力不禁、霎時香汗透羅衾、呈身却要郎揩拭、別有羞容値萬金、曾極淫豔之作、

人海夢敘

（馬二先生）

我國小說盛於有清一代、『紅樓夢』『儒林外史』『鏡花緣』其代表也、洎乎光宣間、翻譯之小說大興、於是中國之小說界乃分爲兩派、

（一）倣古派 多爲白話

（二）翻譯派 多爲文言

前一派之代表者、爲李伯元之『官場現形記』、爲吳研人之『二十年來目覩之怪現狀』、後一派之代表者、爲林琴南之『茶花女遺事』蟠溪子之『迦因小傳』及福爾摩斯偵探諸書、就讀者方面觀之、後一派雖多受中識階級之熱烈歡迎、而其普遍則遠不及前一派也、益以中國人描述中國事、固當更進一層、而讀之者遂覺其親切有味矣、近年來新體之短篇小說盛行、而社會上於章回體之小說、仍嗜讀不衰、或亦以此之故耶、友人嚴子材君文貫中西、尤擅小說家言、出其緒餘、每爲書坊中人所爭購、蓋其描述者多近時社會情態、其親切較諸李吳二氏之作、又進一層矣、『人海夢』爲其精思之傑作、雖以時間關係、未能畢業、而窺豹一斑、亦足以見其文采、於其刊行也、爰爲之敘、

歲在閼逢困敦且月哉生魄涿鹿馮叔鸞

□中國學生會的一封信

□來自美國大學

今夏將留美之諸君鑒…遙聞諸公不日、即將『搭』輪來美、遠地聞知不勝『忻』悅之極！然新到斯地旅行與擇校二事、有時或未免稍有困難此凡曾來外國者之所公認也、鄙會同人深有感於此、今已特請鄙會會長陳君六琯赴芝加哥CHICAGO預先恭候、代爲招待一『迎』、如蒙肯來鄙校一『踐』更當歡『迎』專此敬祝旅安

伊立諾伊大學、中國學生會公啟、

□年、五日、廿五日、

諸君看了這幾個特別標記的幾個字、我想不得不要佩服這些留學生的國學深邃、竟能夠創造了這幾個新字、簡直是倉聖復活了、我覺得替國內的大教育家要五體投地底欽佩他們、

一瘳戲識

□品泉室譚藪

（孤鳴）

剛清季毅任軍機時、當時人言、西洋諸國、各俄德英法諸大國容或有之、至於所謂瑞西荷蘭希臘西班牙等小國、皆彼族故爲議言、以駭人聽聞可、（甲午之役、翁同龢嘗謂人曰、日本島夷國、地不過中國一縣了、此次傾國而來、我力戰之、使片甲不返、雖滅其國可也、身爲朝廷至從、而不明世界大勢、幷地理歷史而不知、宜乎國勢之不振、而受强鄰之侮辱也哀夫、

了字小說

（DG）

這篇小說中、用的『了』字太多、總覺使人厭煩、不料『BF黨』一篇、竟大用而特用、全篇萬餘字中、竟用了四百八十多個『了』字、其中有的、竟自句句有一『了』字、或兩『了』字、令人閱看了、好想催眠術一般、於不知不覺中、就睡過去哩、茲將其篇中、取兩段用『了』字最多的、錄在下面、

……過了一會、那僕人送上一杯牛奶茶、談呢司便喝了幾口、忽然門鈴響了、僕人便去開了門、原來送報人來了、那送報人擲了一分報紙給僕人、那僕人便接了過來、關上了門、走入裡面、將報紙送上走了談泥司、談泥司取過了報紙、……一張一張看了過去、……他尋了一回、……處呆瞧了一回、……了一遍、……談泥司走了以後、使一直回寓所去了、……見了諸……來了、……如何了、……聽了、……使走了進去、……上了門、……走了進去、……上坐了、……取了一枝、……着了、……

特別廣告

寫生曲線美 出版在即、徵求預定、每册九角、六分另加掛號郵費一角二分半、定十册以上、接寄後付書款、外埠寄上海三馬路五二號圖畫美術公司、本埠至棋盤街民智書局面訂

介紹牙科醫士 （毛子祥先生）

毛子祥先生爲牙科聖手、鄙人患牙病者、均由毛君治愈、拔牙毫不覺痛、嵌補蛀齒、鑲配全口、亦均妥帖、特爲介紹、以告同病者、毛君寓二馬路口大慶里 孫玉聲 嚴獨鶴 徐行素 施濟羣 全啟

啟事

本報從九十六期起、增添插畫一欄、聘諸王玉書黃文農胡鏡蓉諸君擔任、特先預告、諒爲讀者所樂聞也、

本報發行事宜、向雇專員管理、與陸朱施諸君無涉、如有延誤等情、請惠函示知、當負代查之責、

上期『求疵』一篇、署名老秋、係秋雁化名、並非前投『懽迎綁票』等篇之陳老秋也、特此聲明、

近日接到攻擊三番先生之稿件甚多、若盡刊出、竟可出一三番先生號、不知三番先生以何事遽攖衆怒、惟敝報地盤甚窄、恕不能容諸公之迴旋也、

（編者）

□古怪人傳

（偶僑）

□葛女

當湖巨室有葛氏者、舉一女、生而能言、家人訝以狗血始已、比長、能知前世事不爽、自言前世爲山西士人、何姓、某名、年二十四卒、生平力學、無大過失、惟曾私一婢、故謫女身也、其父遣人之山西訪之、果信、士人卒之年、即女生之年也、惟女每述其事、輒患頭痛、故非戚舊、罕知其事云、後歸攜李某氏、亦富家子、或曰、已夭矣、

□藝容絮語

（蟄仙）

薙髮整容、雖屬小道、而清潔頭顱、肅修儀表、胥是乎賴、蓋衛生所不可少焉、昔俞曲園有撰聯一首、甚中佳句如過眼天花飛、滿頭敗籜掃、吾非陶彭澤、折腰亦弗惱、甚或閉兩目、不辨白與皂、低昂黍麥頭、忍已新如棗、倘有其鑷臣、勿問胎與天、既而操髮三、舍舊更新造、交柯青珊瑚、纏絲黑瑪瑙、淋漓盡致、可謂得神、惟前朝垂辮之習未除、所詠者止此耳、

鼎革以後、大興薙髮、操此工藝者、標西式之名、取値較昔爲昂、人亦不以賤業視之、海上一埠、薙髮店尤多、幾於鱗次櫛比、其中不乏裝璜潔麗、合乎衛生者、如南京路四川路一帶、有數家規模宏敞、手術精良、入門主顧、可謂往來無白丁、蓋其價目、亦較普通整容店爲昂、且操此者、大多熟悉英語、故西人亦樂就焉、不佞性好擇微、即整容一事、滬上巨肆、不厭求詳、品試殆遍、當理髮匠推敲之際、偶與作放浪談、見聞所及、撰記之如后、値此炎威逼人、或亦浮瓜截李之趣譚歟、

漢口路中有老成記者、店主某、句容人、設肆有年、當前清季葉、慈禧太后崩、國喪、禁止民間薙髮、一時有蓄髮之勢、該店主忽異想天開、創言飛刀薙髮、士大夫咸趨整容、利市三倍、但懸禁未弛、不得不守嚴密、故知者尙鮮、實則所謂飛刀者、即今之軋髮鉄、換言之、西式理髮、爲該店所先興、厥後某兼運銷化裝品香料、俱揀選歐美上品、緣是營業日隆、累貲鉅萬、有一子、留學美洲、今某居然作封翁矣、

南京路西一樂也、爲香港人所設、雖年代不久、饒有歷史可考、初有某粵商新自港來滬、入一上等理髮所、（亦在南京路）整容、該所欺其外行、竟慢客焉、粵商憤不與較、逾年集資、鳩工庀材、煌煌巨肆設矣、即名一樂、設備益精、後來居上、該理髮所因此消聲絕迹云、

浙江路中、東洲理髮所、向係去歲新張、主人爲三股東、資本達萬餘金、股東某甲、靑江人、素業薙髮、設肆於開封路、規模甚微、因見同業之起家者、實繁有徒、不勝眼紅、乃嚮讓原肆、歸作孤注之擲、適遇老主顧某乙某丙、樂爲之助、於是合股、大興土木、新店既開、營業初尙寥落、蓋受地點影響、幸持之以恒、再接再厲、目下亦有盈餘云、

□談鬼

（西坡）

農人某甲、貨其絲、得五十金、置一囊中、負之還鄉、途經九里橋、忽思如廁、乃解囊置左、踞地遺焉、突一巨鼠來嚙其囊、且嚙且走、甲起而逐之、鼠走益迅、一轉瞬間、入一地穴、甲糾集多人、就穴發之、鍬鋤甫下、忽睹一棺、囊棄棺旁、而金則已不知所之矣、甲欲發棺驗之、或云、此某巨紳之先塋也、乃止、

嘉興洲東灣某姓、一女、已及笄、忽自縊死、家人惡其居之不祥、貨之別姓、亦無他故、某乙夜經其地、見一少女、俛倚門首、乙固佻健者、私謂如此深夜、誰家女子、乃躑躅於此耶、於是挑以遊詞、女弗怒、亦弗喜、乙誤爲有意、直前捉之、不意女長嘯一聲、面目突變、乙大驚仆地、後有賣餛飩者過之、扶掖之起、灌以熱湯、始漸蘇醒、縷述其事、衆始駭爲某氏之女云、

西坡曰、怪力亂神、君子弗道、惟此二事近日禾城頗喧傳之、因筆之以餉夫研究鬼學之士、

□眉韻樓憶語

（乙廬居士）

七月某日、予自五夫返、眉韻顏色憔悴、自言偶受風寒、不覺咳嗆、昨夜覺微熱、今日解矣、惟體倦甚、言竟、捧盥具出、自往庖室瀹茗、操勞一如平時、先是、予見眉韻體頗羸弱、且雙頰微絳、知爲肺癆之質、心固憂之、至是乃大驚、亟勸其節勞服藥、執不聽、無幾何時、自言口中頗覺腥臭、豈將冒血邪、言未竟、果哇然一聲、血自口出、亟取痰盂盛之、長沮沮不絕如縷、予大駭、亟倩人扶之登床、血猶未止、因亟爲注射止血劑、用診器聽之、左肺尖部有水泡音甚著、打診於第五肋骨部、則有鑼音、時眉韻容色蒼白、氣促幾不能聲、予不覺脫口曰、此肺癆第一程也、將奈何、言出、自知失言、然已無及矣、少頃、眉韻氣略平、乃曰、吾偶受感冒、君何以驚駭至此、疾病人所時有、豈皇胡爲、言已、轉側面壁而睡、予欲修書請假、執不許、因爲延一西醫、翌日鑑返團聚、惻惻可憐之色、誠非筆墨所能宣也、

□教育外史之資料

（青心室主）

□□初級小學校校長朱□□、性喜獵豔、以似通不通之筆、滿紙塗鴉、所任教務、任其曠廢、其成婚之愛爲芳女士、現肄業於某女校、種種行爲、笑話百出、校側有楊姓之女、年方及笄、丰姿嫵媚、校長每逢夕陽西下時、輒散步籬落間、呼吸清空氣、醉翁之意、固不在酒也、曾幾何時、揭言已鑿壁偷光、踰東家而摟某處子、楊姓女豪此、白之宛、怒甚、乃以雪茄烟五枝、饗朱校長之臉、事機不密、風聲復傳入其妻之耳、乃與朱校長提出一度之決裂談判、岳家憐其女之所託非人、特以三千元存於本埠□□儲蓄銀行、作爲朱妻之衣食費、朱校長恐其妻寄宿校中、兩情暌隔、不免心懷幽怨、致起他種問題、則三千元之希望、恐成畫餅、故不時徜徉於某女校之牆外、日電遙傳、欲使女知其用情之專、甚至飢渴皆忘、世之所謂阿木林阿土生、恐無若是之愚也、一日、曾爲該女校校長嚴厲申斥、朱校長頓口無言、面紅耳赤而返、遂冒該女校全體學生之名義、投函該女校校董顧□□、願校董知女校長之熱心教務、成績斐然可觀、

求「疵」的疵

（忍酉）

鄙人在某小報上投的一篇『有情人成眷屬』說某公園經理姚某之子、不是說小校董姚某、不如秋先生從那裏看來是小校董、吾想大約秋先生戴了一副顏色眼鏡、所以看成了小校董了、哈哈、一看錯就變了『姚某方十餘歲呢、一二三歲上就結婚呢』這些不倫不類的言語了、吾勸你還是去看看清楚、再來求疵罷、

□如是我聞

□宣南劇話

余叔岩本擬赴西山避暑、後以人特煩演劇、卒未果行、前星期六在開明演罵曹、星期日賣馬及羣英會一臨、上座均滿、

本星期六日第一台有義務戲、第一天楊小樓小翠花宛城、梅蘭芳王鳳卿汾河灣、余叔岩尙小雲探母回令、第二天小余慶頂珠、楊梅別姬、

梅蘭芳將在開明演天河配、尙小雲亦正重排此劇、預備在廣德樓演唱、

俞步蘭近從德霖學貞娥刺虎、不久將排演、

瑞賽森與更新續訂合同一月、增加包銀四百五十元、

童伶鬚生王少樓、花衫白牡丹黃潤卿、坤伶鬚生李桂芬連日在開明輸余叔岩劇、

（似淵自京寄）

先施樂園之羣芳會唱、（即香花會）因有特殊關係、經該公司大班傳令、於陰曆七月份起、全班取消云、

于桂芬之京韻大鼓、老東瓜之滑稽大鼓、亦有取消之說、

（騎馬客）

社會小說 孽海奈何天

（吳門程瞻廬）

（一十九）

第八回 機詐難防毋也不諒 孽緣已盡魂兮何之

原來這時溫旅長已納了四房姬妾、鶯鶯燕燕、雖然滿前、兒子卻只有一個、這個兒子、還是金珠所生、取名喚做上達、現年八歲、十分鍾愛、若不是看這兒子分上、金珠的大婦地位、早已岌岌動搖、旅長太太的榮號、早讓給他寵妾去承受、溫旅長初娶金珠時、醉心秀色、才用着這不正當的手段、騙他入門、强逼結婚、現在金珠的姿色、漸漸不如昔日了、得新忘舊、本是男子的恒情、何況溫旅長是個無賴出身、本不懂得情字的真詮、金珠瞧這情形、愈覺得從前的四喜哥、何等誠實、何等懇摯、要是我嫁了他、斷不會這般的忘情負義、現在我雖做了旅長太太、外面人看來、只說我享不盡的福、誰知我的心裏、卻是受不了的氣、

□各稿版權爲本社所有禁止轉載翻印